



## 用脚踩出来的文字

陈应松

2025年10月，我参加“中国作家驻村计划”第一期活动，选择了滇南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几个县进行采访学习，颇有收获。我对云南并不陌生，曾经用一个月时间走遍云南各州市，写下了四十万字的《山水云南》。但此前对滇南的了解，仅停留在红河哈尼梯田，停留时间十分短暂。这次驻村的10天里，我先后走访了蒙自市、弥勒市、建水县、石屏县、屏边苗族自治县、河口瑶族自治县等地，创作了一批散文。对那些走过的名城、名村，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，我心生敬意。滇南的山水之奇、人文之厚，让我对云南有了许多新鲜的灵感和认知。

密集的走访和采访虽然舟车劳顿，但我始终精神饱满。我力求多听多看，避开蜻蜓点水、浮光掠影的浅层接触，而是抓住重点、深入挖掘，寻找自己想看看写的东西。用心去真诚感受，用脚去实地踏访，获得现场的第一手资料，将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悉数转化为创作养分。此次呈现的几篇散文，只是这段收获的一小部分。

红河州是作家较少涉足的地方。这里是哈尼族、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，是我国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要节点，也是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前沿，是中国陆路通往东盟的重要通道。境内旅游资源丰富，景点众多：哈尼梯田、建水古城和孔庙、我国第一条铁路——滇越铁路、个旧老阴山玻璃栈道、金平蝴蝶谷、泸西阿庐古洞、石屏古城、河口边城……而那些藏在大山中的古城古村，尤其吸引我。

比如石洞村，像一个世外桃源的存在。那里满山崖的蜂巢，让人叹为观止。生活在那里的人们，安静而古朴。这个世界的喧嚣，似乎在他们眼里并不存在；他们仿佛是神一般的存在，让我们不禁想一想：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我们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？

在建水的古城里，夜晚如此美丽。古城保存完好，几乎没有商业的侵扰，只有徐徐的晚风和人们悠闲的身影。这一切，让我们得以一窥古代中国人的生活品位与风韵，就保存在滇南的这一隅。还有那些古井——满城的古井，是市井生活和烟火气息的真实写照。

让我们回过头来，停下脚步想一想：我们可以慢一些——至少我们的精神、我们的灵魂，可以稍微慢一点。这样，我们才有整理内心的时间，有喘息间隙，有思考的空间，有回望的地方，也有乡愁可寄托。

**陈应松**：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天露湾》《森林沉默》《猎人峰》《失语的村庄》，小说集《陈应松作品精选》《松鸦为什么鸣叫》《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》3卷本等共140余部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国小说学会大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、《中篇小说选刊》奖、2019中国好书奖、首届十月生态文学奖。

### 崖蜜下的村庄

下起了小雨，雾气升腾。往车窗外看，青葱的大山和山谷泛着青蓝色，雨雾浮动晕染，村庄仿佛退入了崖缝。白皑皑的云彩散化为叶脉般的丝缕，更远的山谷里，云雾如浓烟漫溢而出，又与四山的青翠缠绕，悬停在森林之上。雨让草木显得更为沉静，山却更深邃了，仿佛有一个童话中的村落潜藏在山腹中，若隐若现。

是的，那就是石洞村，别有洞天。随着汽车爬上更高的山路，天气越来越冷，路边的野柿子经了霜，开始泛红。更多的草木仍是绿的，仿佛不知道时间已进入霜降。车至石洞村，有村民穿着棉袄和棉鞋。这里海拔一千六百米，地处滇南屏边县一个极隐蔽的山中。村民告诉我，旁边那座陡峭险峻的山叫岩盘山，被浓得化不开的雾霭烘托着，显出几分仙气。正是这座有仙气的山，赋予了这个村庄仙风，使它成为仙境般的存在。村庄并不知道自己有多美，有多特别。

几十座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地依傍在山岩下，古树众多，石头路面通达每家每户。有人在院中吹唢呐，有人在廊檐下绣花，有人在门口静坐，有人在客厅打牌。村民们悠闲安静地生活在这里，也许已有几百年、上千年。旅游尚未正式开发，但它的天生丽质与禀赋异常，或许将在不久以后，震惊世人。

这个村庄的奇迹，是一只小小的蜜蜂创造的。蜜蜂在森林和山间飞行，寻找可口的花粉，酿造甜美的蜜浆。它们过着群居的生活，阳光中来，风雨中去，寻找着值得筑造的蜂巢。它们优雅轻盈地飞翔，据说每天飞行里程可达一百六十公里，采花三千六百朵。它们只回自己终身选定的巢，不会到处游居。

村口的悬崖下，有一个溶洞，叫珍珠洞。此洞迂回曲折，长达数公里，分岔众多。主洞宽敞高深，有珍珠厅、珍珠瀑布、皇宫珠帘等壮丽景观。洞中的珍珠瀑布高达二十米，面积达四百平方米，如宫廷珠帘，在灯光下晶莹剔透，犹如幽深的星空。洞内钟乳千姿百态，有二十米高的珍珠瀑布、遍地石珠，此洞因而得名。

洞外悬崖凹处悬挂着数十个蜂巢，这便是村庄奇迹的诞生之处。九十余个蜂巢，看起来犹如侧长的向日葵，实则是露天的蜂巢。这些蜂，当地人称岩蜂或野蜂。数百万只岩蜂选择了在此处的岩壁上安家——大黑山脉那么多悬崖，凹处应也不少，为什么它们选择这里。蜜蜂本是昆虫，它们知道哪里的人善良，不会惊扰它们，不会捕捉它们，更不会割它们的蜜、毁它们的巢，而是能与它们和谐相处，视同家人。年深日久，子孙繁衍，数代同堂，这里便成了一个岩蜂的庞大社区，一座岩蜂的悬崖村庄。它们只从事一种工作：酿蜜。蜂巢从蜂巢中流淌出来，覆盖整个蜂巢，使之变成蜡黄色。淌出的蜜常常滴落到地上，整个村庄都能闻到这片岩蜜散发出的清新甘醇。

岩蜂是如何辨别这个村庄里的善意与人情的？这是一个汉、苗、彝多族聚居的普通村子。小青瓦覆顶，剥落的夯土墙露出木胎肌理的老式窗棂，花草骑墙，南瓜爬石，丝瓜吊树，辣椒红艳艳，茄子紫润润，橘子黄澄澄。石头铺成的村路，竹篱隔挡的菜园。右边的岩盘山(听说山顶平坦如盘底)，村后的大黑山，吉咪河水绕村流淌，石鱼与螃蟹在清水的石缝中悠然漫步。这里在明清时曾是重要的驿站关卡，是历史上闻名的茶马古道的一段。三里长的古道，穿村而过。山顶上的几座烽火台，依然巍巍矗立，如永恒的将士，守护着这片大山。

这里的花草以兰花最盛。兰花硕大，是西藏虎头兰，黄色的花朵开得正酣，馥郁的香气弥漫在村子的每个角落。还有石斛、川芎、草果、血芹菜、黑老虎、茶花等。一些花藤爬满了篱笆，连屋顶上的瓦松也造型奇特，屋脊上长着茂密的蕨草。

路边还有一些特别的花草随意生长：粗叶木、树番茄、姜黄。加上大片种植的猕猴桃、苹果、枇杷、橘子、草果、砂仁，以及被称为软黄金的小黄姜。这些草木一年四季花开不败，为村口的岩蜂提供源源不断的蜜源，也为村庄增添了色香味。

我们走进村里，听到一个院子里传来唢呐声。推门进去，一个中年男人正在廊檐下呜呜哇哇地吹着唢呐。他搬出了取暖器——天气有些冷。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架电子琴，旁边是一排唢呐、笛子，还有箫。村民姓敖，他告诉我，自己从小喜欢音乐，都是自学的。他的笛子很多，但没有笛膜，用的是塑料纸缠在笛膜孔上，声音不是很清脆。他为我们吹奏了一曲民歌，又用唢呐吹了一曲当地的民乐。

老敖带我们看他的花圃。他的院子里没有种蔬菜，几乎全是花。他指着一排排花盆里的花向我们介绍：兰花很多，川芎多，石斛也多；有叶子很大的草果，长得像绣球花的是黑老虎，还有白苞苣。老敖说他的院子叫兰花园，他喜欢兰花，所以主要种兰花。

我们又走到一户人家，三个妇女正在绣花聊天，是老肖家。他家门口还挂着“危房改造情况”牌。老肖家改造的是排水不畅、墙脚腐蚀、屋面漏雨、腐朽的椽子和檩条、老化的瓦片以及电路更新等，花去了两万一千多元。现在改造过的房子焕然一新。他家收获的豆角满满地挂在檐内的横梁上晾干，成了廊檐的一个装饰。一匹马在马厩里吃着草，场院整洁，墙壁刷了黄色涂料。村里这样的危房改造惠及每家每户。老肖的媳妇正在缝一个背孩子的背篓，图案复杂、漂亮，红蓝黑三色的搭配十分巧妙，像是花，又不像是花。他们是苗族。当地人说，石洞村的苗族祖先是从贵州迁徙过来的，但没有文字记载。苗族很早以前没有文字，就把他们的历史绣进了各种衣服和用品里。这些图案代表和象征他们经过的山川河流以及生活场景——民族文化全穿在身上。那些绣花被称为“穿在身上的史诗”。难怪绣得这么漂亮且神秘，原来他们绣的是自己的历史。

我们沿途观赏着村庄的风光，也听他们讲述着这里的故事。竟然看到一家王姓门口有两个巨大的养鱼池，里面游鱼成阵，流水叮咚。这个村里的孩子都会读书，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的不少。这家老王的孩子都在外工作，一个儿子还是镇上的校长。据说，村里有一半人在外地，而住在这里的大多是老人。这地方适合养老，也欢迎各地的老人来此小住。这里的夏天非常凉爽，据说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有一万多个，是天然的氧吧。

石洞村拥有天赋和历史积淀太多太多：村庄、古树、山岭、茶马古道、民族风情、原始森林、四季如春，再加上那绝无仅有的奇特景观——密密麻麻的岩上蜂巢、满村飞舞的野蜂。那句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，说的就是石洞村。

### 建水探井

建水多古井。多到什么地步？有说一百多口，有说两百多口。

我的探井行动是从朱家花园的那口水井开始的。朱家花园被誉为“滇南大观园”，奢华宽阔，也称得上是富可敌国的园林。

朱家宅内有四十二个天井和二百一十四个房间。我平时对方向十分敏感，但进去后，仍不辨东西南北。一路房舍相连，一路花园甬道，山重水复，柳暗花明，庭院深深，曲径通幽。终于走到古井。这井初看无奇，再看仍无奇，听讲解后大感神奇：曾经水位高出地面二十厘米，井壁上凿出两个小孔，涌出的泉水每天引流而出，于是有了歌谣：“建水十八怪，朱家水井漫井外。”这眼井在所有建水古井中属特

# 云下滇南

陈应松



云南印象(油画)

吴冠中 作

例。所谓水涌财旺，水是聚财的，于是传朱家之所以暴发，是因为挖出了这眼涌泉井。如今这口井已经不再冒水，水面沉入井中深处。一切的一切，都安静了、沉淀了，尘埃落定。雕栏玉砌在，朱颜已更改。

朱家花园的井口有十六道勒痕，井圈破碎。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庞大的宅院曾作为农业展览馆、中学校舍、部队医院，数易其主。直到今天成为一处旅游区，让它彻底由藏在深闺落入凡尘。

在书院街拐入一个小巷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双眼井。这是在居民门口的公用水井，两口井的勒痕比朱家花园的粗大，仿佛是费尽了力气故意划刻的。这只能证明用的人太多，并绳上下用力拉扯的年代更久。旁边还有一个完好的洗衣石槽。一个老人在这里麻利地打了一桶水，提上就走。两眼井，四十七道扎眼的勒痕——这是有人数过的。一块石头井圈，注定是要被时间勒索几百年上千年的。这是时间最明显的标记：几代人，都在同一个地方提取一桶水，在同一个凹痕中拉动绳子，而他们的岁月在同一个石槽中磨着——磨深一点后，他们消失了，下一代人在这里继续磨着，提着生命的水源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几百年倏地从井边溜走了。

在崇正书院不远处有一口三眼井，是一块石头雕凿出的三个井口，四十五道刻痕，年代也够久远。一口洗衣槽放在了一户人家的墙角，似乎不再有洗衣的功能，但井水清澈如初，水面如镜。

我们到达南门不远的桂林街，这里有一口著名的四眼井，又叫新井。始凿于元代，又称延龄井。据说周围常饮此井水的人中有几位百岁老人，喝了这口水能长寿。此井开凿在天王寺一侧，靠近钟鼓楼。井前修了一座水晶宫，门口有对联：“龙泉涌注千家美，辰君护祐万户乐。”但水晶宫已经锁住，屋瓦上长着杂乱的瓦松，屋内能看到一些杂物。井台上也没有水迹，证明这口井已不再被人青睐，已然冷落。风水轮流转，一泓井水也有兴衰的命运。

热闹不过大板井，永远的大板井，永远的云南第一井。井在西门西正街旁，凿于明洪武初年，又名涌博泉。《云南图经志书》载：“其泉清冽无浊而甘，日汲不竭，以之酿酒，味胜他泉。”此井为建水所有古井中最大者，径三尺多，井栏由六块石板、六根石柱连结而成。井旁石墙边有一水晶宫，供着板井龙王，里面香炉点着香，供着果。井后的石台周围是老敖搭建的，人们可坐在里面吹风喝茶，里面还有关于建水古井的展览。前来打水的人络绎不绝，有的用桶，有的用壶，自己提水灌注。打水是有技巧的。朋友考我能否提上一桶水来，我缩着桶绳，将桶倒着丢下，“咚”的一声，满满一桶水就提了上来。我本是水手出身，必须在长江里提水洗完、清干净桶，用吊桶打水，是每天无数次的的工作。

我喝了一口井水，果然甘甜如怡，回味无穷。我又帮着旁边的人提水、灌水，仿佛我就是个建水人。真好，成为一天每天提桶汲水的人，真好。然后回家，用这清冽的井水煎煮好茶，烹制美食。两袖清风，一壶佳茗，半盅老酒，吃饱喝足，城中信步，优哉游哉，岂不大美！大板井水，“水味之美，冠甲全滇”。井中还有三尾不大的红鲤，问其故，是监视水质的鱼。有鱼在里面游动，表示水没有问题；如果鱼翻了肚皮，则水不可用。这是个好办法。

围绕看井水的市井生活，产生了丰富的水井民俗。比如大板井，每年大年三十都要祭井——众人抬着祭品，来到井边，供奉板井龙王，叩拜并神，祈求并神保佑水源充足、井水丰沛、永不干涸。大年初一，还有抢头水的习惯，跟庙里抢头香一样隆重。除夕的钟声还未响起，各家男子早已候在井边，去抢新年的头一桶水。据说谁能抢到头水，谁家就会财源滚滚，一年好运。这里还有老人护井，因为井水是生命的保障，不能让井水污染。大家对井神怀有敬畏，没有人去惊扰井水和周边环境，这也是建水多古井得以完好保存数百年的原因之一。淘井则每年一次——大伙先将井水快速提出，轮流下井掏出淤泥杂物，疏浚水沟，修补井台并栏。

卖西口水在旧时是建水古城中的一门职业。“卖西口水——卖西口水！要西口水的是还未娶呀！”这种叫卖声在古城回荡了数百年。烧西口水也颇有讲究，必须用铜壶烧。据说铜壶烧煮的西门茶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，老茶客能够一品出水是否出自西门大板井。西口水，越传越神，越喝越灵。

还有一些井是要提及的。诸葛井在建水城北正街西侧，紧邻孔子文化广场，因曾在诸葛庙旁，故名诸葛井。六百多年历史，井圈不知经过多少年，已磨得像个“8”字。这种六百年折磨的井圈石依然保存着，并使用至今。不更换的原因我不知道，但它的确实呈现了老井的峥嵘岁月，历尽勒索和磨难。井老了，井圈石的生命又老又破，却还在守护着这一汪清水，为现今的人们尽职尽责地工作着。它们是除了风化还被人磨蚀的石头。一桶水，一根绳索，就能把坚硬的石头啃噬出触目惊心的凹槽——时间是个魔法师。诸葛井边，有一个两百多年前的石香炉，是给龙王上香的。

康井是三眼井，在古城翰林街中段，朱家花园旁。井圈为青石质地，呈三角形，稍高，有四十余道刻痕。此井水清澈明亮，冬暖夏凉——冬季洗衣洗菜不冻手，夏日冲凉水降温。井台敷着青石板，旁有石缸供人们浣洗衣物。

龙井也是一个四眼井，在城隍庙街，建于明代。四个井圈各自独立，互不相连。井深六米，水质较好。最大的特点

是井圈上勒痕多且深，说明来此汲水的居民很多。

井东并不在城中，而在古城东门外迎晖路上，是一口单眼井，又称醴泉。醴者，甜酒也——可见此井的水曾经多么甘醇，才被赋予这样的美名。在井旁字迹模糊的乾隆《重修东井碑》上，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东井创于建城之初，载于《郡志》曰‘醴泉’，俗名‘水井殿’。出水旺盛，味甘冽。”除乾隆碑外，还有嘉庆、道光年间的其他重修碑。所谓天降甘露，地出醴泉，这是古城最老的甜水井。用此井水泡茶，真正茶汤清亮，香味醇厚。井圈由两块巨大的半圆形石头雕凿，严丝合缝，内壁用弧形青石镶砌，石缝因近水而生出青青的蕨草。石料用的是榫卯结构，不致坍塌松动。井前有雕刻的大门，房子应是供奉龙王爷的地方。

红井在古城的红井街。古时井边有数株老树，绿荫遮蔽。井水呈碧蓝色，汲水者不论穿何种颜色的衣服，身影投到水中皆为碧蓝色。而从井中汲出的水，在阳光照射下却呈微红色，成为众多古井中的奇观，是古时建水八景之一“建水拖蓝”。这般胜景已成为往昔。

溯泉，又叫小板井，在西城外小节处，又称小节井。此井“井水甘冽，四时不绝”(《云南通志》)，水质和水味与大板井相似，水温却比大板井低。有民谚说：“小节井前喝凉水，一点一滴凉心头。”它是建水众多的凉水井之首。

一口在碗窑村的小井，是我见过的最为悲壮的井。井圈上有四十四道深深的勒痕，像是老井嘴里长出一排狰狞的牙齿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岁月太残酷——柔软的井绳竟能将坚硬的石头刻入骨髓，四井比杀猪刀更锋利。

除了双眼井、三眼井、四眼井，还有一个十二眼井，在中轴线临安路边，占地宽广。这个古井群以三、四、五排列，有的井圈换了新的，但多数为老井圈。在古城永宁街口，井深达六米，水深两米。此井群据于清康熙四十九年。为何开掘十二眼？没有人能回答。后人只是根据十二这个数字猜测它的文化内涵。但在古井众多的建水，它独领风骚是一定的。后人的解释已不重要——十二眼井聚于一起，本身就是——一个伟大的事件。

此外还有双胞井、竹叶井、六角井、四方井、小世井、锅底塘井、龙井、珍珠井……这些浩浩荡荡的老井，组成了建水古城的悠悠水韵，市井生活。

### 灯火建水

建水的夜色，被斑斓的灯光和清风包裹。清风中有滇南初冬泱泱肌肌的暖意，风吹散了一切。这座完整的古城城池，完整得像是时光倒流，重回了建城之初的一千多年前。唐，或者者，都不重要。风吹走了无情的时间，留下了永远也吹不走的人。人们心怀古意，感恩生活。在悠悠古风中，在宅屋的背影和院墙间，在石板路规整的平坦中，在阒寂的夜空里，在城中灯火笼罩的每一个角落，在街巷神秘的大宅院落中——建水古城以蓬勃的活力，点燃当下滋味浓烈的烟火。一瓮熏酒，盛满在无边夜色深处。许多人聚集在小巷的烤炉边，烤着这里有名的建水豆腐，再点上一个小小的汽锅鸡。街道很宽，很平；石头很老，很亮，就像月光铺在上面，闪烁着遥远的神秘与深沉。空气温润，秋风微凉，海拔正好。

建水的美，像是一种未经过时间摧残的美，没有那种历尽沧桑的老态。很多古风犹存的门前，有人安静地出入。一棵巨大的凤凰树，根茎挡住了一户人家的大门，但大门依然开着。古树度过了漫长的时间，而人和门楣没有。被称为“滇南大观园”的朱家花园门前，小孩们玩着滑板车，并不关心这个深宅大院里曾经发生过的暴富与衰落。一条超微型的小狗，在光滑的路面上跳跃着。超狭窄的小巷中，有丰富的的小吃：草芽米线、草芽炒肉、暴打果茶、浓香的云南小粒咖啡、炸洋芋、玫瑰木瓜、烤豆腐、汽锅鸡……建水所有的特色小吃，在幽深的小巷里，在微小的霓虹灯下，静静等待着食客，宛若一场千年前的饭局与约会。

我特别要提到草芽。在建水的几天，我每餐都遇到草芽做的菜。徜徉在建水夜晚的街头时，到处是草芽的清香。我在建水空气清新湿润的大街上，想着家乡的这种植物。我的家乡是水乡，水上遍布这种草芽。它其实就是香蒲的一种，一种水生植物。可是在湖北水乡，偶尔才会拿它当菜吃——这东西太多了，水中可吃的东西也太多，这种植物因太多太贱，几乎上不了餐桌。但在滇南，各种饮食中都会放这种草芽，还给了它一个美好的名字——草芽。仿佛菜肴里面、面食里面不加点草芽，就缺少点什么。草芽的水腥味是新鲜食材的标志，而且色泽乳白，口感脆嫩清甜。建水草芽被称为“滇南人的水中珍馐”。

人们缓缓地行走在古老的街道上，心中古意袅袅。没有喧嚣，没有焦躁，没有太多的惊喜，也没有太多的悲戚。仿佛一切尘埃落定。人们朝着各自的路，走到这里，拥抱古代，并愿意像古人一样活着——至少在今夜。

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。它曾是临安府所在地，府治的范围包括安南(即现在的越南)。它当然大气——这是一个府署大衙门，曾是滇南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明清时期共历经一百八十四任知府。我喜欢看老人闲坐，在府署门口的花坛上。接着，我似乎听到了“云南提督学政考棚”门口传来的锣鼓声，当当咚咚。那组雕塑中的人活了：有人高兴，骑着高头大马，披红挂彩，宣告他考试中了，然后有资格到昆明去参加乡试，合格后成为举人；有人哭泣——这当然也是考棚旁的一组雕塑——多年的寒窗苦读，悬梁刺股，终成一空场。因为秀才才是第一关，未取者还有录科、录遗两次补考机会。秀才同样也享有一些特权，比如取中秀才后，便代表有了功名，在地方上受到尊重，可以免除差徭，见知县时不用下跪，知县不可随意对其用刑，遇公事可禀见知县，等等。连秀才都没中，那就在这城里的小巷吃上一碗草芽米线吧，然后重振精神，投入下一次补考。毕竟生活是美好的——错过了一次人生飞跃的机会，但不能错过建水炭烤豆腐和草芽米线的香味，不能错过一壶老酒。

碗窑村的紫陶街上，比古城中心更加热闹，依然是建水烤豆腐、草芽米线、汽锅鸡。碗窑村就是紫陶村，历史上这里的人以制陶为业，旁边便是绵延数里的古窑遗址。建水紫陶与江苏宜兴陶、广西钦州坭兴陶、四川荣昌陶一起，被国家命名为“中国四大名陶”。我想买点陶器，却误入了烟火鼎盛的美食大街。

上百家紫陶店，售卖着大大小小、造型各异的紫陶。那些紫陶大缸大便宜，小壶小碗也不贵。茶具、花瓶、笔筒、印盒、烛台、汽锅、烟斗、文房四宝，一应俱全。大量的汽锅，大量的茶具，大量的餐具，大量的花瓶，大坛小罐，大盘小盅。说是紫陶，有的全黑，有的全白，雕着各种图案，形制多样，色彩斑斓。街上还有很多酒吧、豆腐摊。这里夜晚的灵魂是躁动的，是从古城里溢出的时尚部分，是另一种梦幻。因为毗邻越南和老挝，外国商贩也来到紫陶街摆摊。异国风情的服饰、首饰、手工艺品，让我们体验到这里是一千多年前临安府管辖的地域。

我买了两个黑色的陶罐，上面刻有抽象的莲花，是一个年轻的制陶工匠所做。陶罐细腻，盖与罐严丝合缝，造型十分古雅。我兴奋未尽，又挑选了两个稍高的茶罐，作为在建水夜色中流逝的纪念。我在这近乎晕眩的光影里浮游，耳旁市声分外响亮。绣球河映照这繁华古老、窑火正旺的夜晚，像一条蜿蜒的绸缎。我感觉自己就像这河水一样缓缓流淌，被灯火撩拨着恍惚的思绪。世事的兴衰更迭，时光的热闹与寂寞——谁又知今夕何年？

有一种永远的生活叫建水生活，有一种永远的夜色叫建水夜色。